

# 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散文英译研究

## ——以朱自清《背影》为例

邱凯乐 秦艳辉

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68

**【摘要】**：散文作为“形散神不散”、寓意深远且富有文采的文学体裁，在中国文坛占据独特地位。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，散文英译质量直接关系到跨文化传播的实际成效。本文基于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，以朱自清《背影》英译本为研究对象，剖析归化法、意译法、增译法及省译法在译本中的应用，探究交际翻译在散文英译中的指导作用，为散文英译实践提供参考。

**【关键词】**：交际翻译理论；散文英译；《背影》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5.22.067

### 1 引言

散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体裁，兼具文学性与文化性。然而，散文翻译面临诸多现实挑战：一方面，散文的“神聚”依赖特定的文化意象与含蓄的情感表达，这类元素在目标语文化体系中常缺乏直接对应的参照符号；另一方面，散文“形散”的句式结构与口语化表达，若直译易导致目标语读者理解障碍。

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应对上述翻译难题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。该理论强调“尽可能地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效果”，主张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，追求交际效果对等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作为现代散文典范，语言平实而情感厚重，为检验交际翻译理论的实践价值提供了典型语料。本文以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本为语料，系统探究交际翻译理论在《背影》英译中的具体实践，旨在丰富散文英译研究的案例，为散文英译实践提供参考。

### 2 交际翻译理论概述

20世纪英国知名翻译理论家彼得·纽马克（Peter Newmark）在1981年出版的《翻译问题探讨》（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“语义翻译”和“交际翻译”两个概念。语义翻译的核心在于“忠实源语”，强调在目标语语法规则与语义范畴的框架内，尽可能完整复现源语的语境含义及语言形态，更关注“原文本身传递的内容”；而交际翻译则以“目标语读者”为核心导向，倡导让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一致的阅读体验，通过贴合目标语习惯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核心意涵，更侧重“读者能否有效接收信息”。

散文英译过程中，其文本含蓄的情感表达与特定的文化意象，往往在英文文化体系中缺乏对应参照。散文还具有灵活的

句式与口语化表达，直译易导致英文读者误解文本情感基调。而交际翻译理论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，译者通过调整语言形式、转化文化意象，实现“情感等效”与“意义等效”。

### 3 《背影》原文与英译本简介

《背影》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于1925年创作的“抒情写实”风格散文，收录在散文集《踪迹》中。作品以作者与父亲的徐州相见、车站送别为核心场景，穿插“祖母去世、父亲失业”的家庭变故，通过“买橘子”“写家书”两个关键事件，以“背影”为情感线索，勾勒出中国传统父亲“沉默而深沉”的形象，蕴含三重核心意涵：其一为情感意涵，通过“蹒跚过铁道”等细节，传递含蓄的父爱与作者的反思；其二为文化意涵，“祸不单行”“大去之期”等承载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与生死观；其三为语言意涵，文言与白话交融，句式灵活且细节描写极具画面感。

《背影》英译本出自中国当代翻译家张培基之手，收录于《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（一）》。该英译本具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情感忠实性，未刻意强化或弱化原文情感，通过精准的动词呈现父爱；二是文化转化性，对原文文化负载词，不依赖注释，而通过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表达实现意义传递；三是语言流畅性，将中文的流水句式转化为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语法结构。该译本避免了“文化过滤”导致的内涵流失和“字面直译”导致的阅读障碍，是交际翻译理论在散文英译中应用的经典案例。

### 4 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的《背影》英译本案例分析

本节选取《背影》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，从归化法、意译法、增译法与省译法四个维度，分析交际翻译理论如何指

导译者解决“文化传递”与“读者理解”的矛盾，实现跨文化情感共鸣。

#### 4.1 归化法

归化法是交际翻译的核心技巧之一，要求译者将源语文化元素转化为目标语文化中具有相同内涵的表达，让读者无需额外背景知识即可理解。《背影》中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，若直译易使英文读者理解困惑，译者通过归化法实现“文化等效”。

原文：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

译文：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. In the winter of more than two years ago, grandma died and father lost his job.

“祸不单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描述“不幸事件接连发生”的固定表达，内涵与英文谚语“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”完全对应，均传递了“厄运叠加”的语义内涵，都是目标语读者耳熟能详的表达。译者采用英文谚语，从“读者中心”原则看，读者可直接关联“不幸接连发生”的场景；从情感等效看，中文读者读到“祸不单行”时的“沉重感”，与英文读者的“共情”完全一致，有效规避了直译可能导致的情感疏离。

原文：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

译文：Perhaps it won'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.

“大去之期”是中文对“死亡”的委婉表达，其语源可追溯至《左传》中“大去者，言死亡也”的表述，蕴含对生命的敬畏与含蓄告别。英文“depart this life”同样是“死亡”的委婉说法，不含负面含义，传递“平静告别生命”的温情。译者的归化处理体现了“文化尊重”，既保留了委婉性，又符合英文避免直接使用“die”的语用习惯，让英文读者与中文读者一样感受到父亲面对生死的态度。

#### 4.2 意译法

意译法要求译者舍弃原文的语言形式，专注传递核心语义与交际功能，适用于《背影》中“语言形式与内在意涵分离”的表达（如口语化自嘲、抽象情感描述），核心是让读者理解“为什么说”，而非“说了什么”。

原文：我那时真是太聪明过分，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得自己插嘴不可。

译文：I was then such a smart aleck that I frowned upon the way father was haggling and was on the verge of chipping in a few words.

“聪明过分”是极具情感张力的表达，作者并非真的“聪

明”，而是自嘲当时不懂父亲的苦心，故作聪明。若直译为“too smart”，英文读者会误解为“作者确实聪明”，完全背离原文的自嘲语用基调。译者意译为“smart aleck”，是英文俚语中带有贬义的表达，特指“自认为聪明却实际鲁莽的人”，与原文自嘲内涵完全匹配。原文目的是表达后来的“愧疚”，“smart aleck”让英文读者感受到作者当时的“幼稚”，为后文转折做铺垫，实现情感逻辑的连贯。

原文：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直是白托！

译文：I sniggered at father for being so impractical; it was utterly useless to entrust me to those attendants, who cared for nothing but money.

“迂”在中文是多义词，指“迂腐”“不懂变通”，原文核心内涵是“父亲嘱托茶房的行为不切实际”，作者认为茶房“只认钱”，父亲白费功夫。译者将“迂”意译为“impractical”（不切实际的），而非直译为“pedantic”（迂腐的），体现了交际翻译的“语境适配”：“impractical”指向“行为与现实脱节”，与后文“白托”形成逻辑呼应，让英文读者理解作者笑父亲的原因；若译为“pedantic”，会让读者误解“父亲是学术上的迂腐者”，破坏情感共鸣。

#### 4.3 增译法

增译法要求译者在译文中补充源语隐含但目标语必需的信息，避免读者产生理解偏差，适用于《背影》因“文化默认认知”或“句式成分省略”引发的信息空白现象。增译不是随意添加内容，而是补充让读者理解必需的背景或逻辑信息。

原文：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。

译文：he picked me a seat close to the carriage door.

中文读者读到“车门”，会依据前文进入车站购买车票的叙事语境，默认其指代“火车车门”；但英文中“door”的指代范围极广，若直译，读者会困惑“是哪个门”。译者增译“carriage”（车厢），补充了关键场景信息，英文读者无需进行语境猜测。从细节还原看，靠车厢门的座位便于后文“父亲买橘子后快速回到座位”，让叙事逻辑更连贯。

原文：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

译文：I spread on the seat the brownish fur-lined overcoat he had got tailor made for me.

“紫毛大衣”是原文的关键细节，承载“父亲的关爱”，但“紫毛”存在两个理解障碍：一是“紫毛”并非“紫色的毛”，而是民国时期“深棕色毛皮”的俗称；二是“大衣”未明确材质，读者可能误解为“布料大衣”。此处增译“fur-lined”（毛

皮衬里的),明确大衣的材质是“毛皮”,还原细节;“紫毛”译为“brownish”(略带棕色的),避免读者因颜色差异产生困惑。译者还增译“tailor made”(定制的),强化父爱情感内涵,与原文“他给我做的”形成呼应。

#### 4.4 省译法

省译法要求译者删除源语重复或目标语冗余信息,让译文更简洁流畅,适用于《背影》中“流水句的冗余表达”,核心是删除不影响语义与情感的冗余成分,保留核心信息。

原文:行李太多了,得向脚夫行些小费,才可过去。

译文: There was quite a bit of luggage and he had to bargain with the porter over the fee.

中文“得……才可……”属条件关系句式,但英文“had to”(必须)已隐含“条件逻辑”,无需额外补充“to achieve this”之类的冗余成分。译者省译“才可过去”,从语言习惯看,英文“bargain with sb over the fee”已隐含“谈妥费用后才能通行”的逻辑,补充“to pass”会导致句式冗余;从交际效率看,省译后译文更紧凑,让读者聚焦“父亲为行李谈小费”的细节,而非纠结“过去”的字面含义,符合英文简洁叙事的习惯。

原文: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;就送我上车。

译文: …when the bargain was finally clinched. Getting on the train with me…

中文用“;”连接两个分句,体现“讲定价钱”与“送我上车”的时间先后;但英文“when”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已明确“讲定价钱后”的逻辑,无需额外使用“then”连接。译者删除“就”,以“Getting on the train…”的现在分词结构承接前文,让句式更连贯,避免英文“then”的口语化冗余;保留“finally clinched”(最终谈妥),强化“父亲谈价不易”的细节,与后文的自嘲形成对比。

#### 5 结语

朱自清《背影》的英译,充分印证了交际翻译理论对散文英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价值。张培基通过归化法实现文化意象的跨语言适配;通过意译法传递含蓄表达的情感内涵,避免语义偏差;通过增译法补充必要信息,消除阅读障碍;通过省译法删减冗余连接词,让译文自然流畅。交际翻译理论要求译者既是“源语文化的守护者”,又是“目标语读者的沟通者”,在“忠实源语文本”与“适配目标读者”间寻求最佳平衡点。交际翻译理论为《背影》的英译提供了方法论支持,也为中国散文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启示,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的深度传播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Newmark P.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[M]. Oxford: Pergamon Press, 1981.
- [2] 王蕾. 英语构词转类法与英汉翻译词汇转译法[J]. 上海翻译, 2006, (03): 24-27.
- [3] 王和. 翻译中对称结构的跨语言重构策略[J]. 语言与翻译, 2025, (03): 70-75.
- [4] 张培基.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(一)[M]. 上海: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07: 31-36.